



「荷」尤歌·范丽文 著
李柯薇 译

小神童迁迁

一切皆有可能发生，只因为，
我们生活的地方就是一个奇妙的世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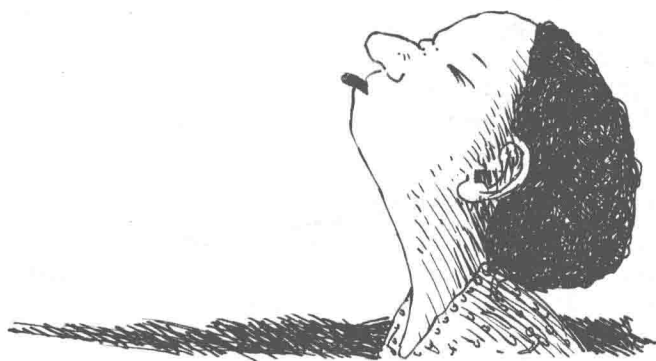


Xiao Shentong Qianqian

小神童迁迁

[荷] 尤歌·范丽文 著

李柯薇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沈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神童迁迁 / (荷) 尤歌 · 范丽文著 ; 李柯薇译 . — 沈阳 :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 2018.1
(尤歌 · 范丽文轻幻想文学)
ISBN 978-7-5315-7115-5

I . ①小… II . ①尤… ②李… III . ①儿童故事—图画故事—荷兰—现代 IV . ① I563.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1079 号

Copyright text and illustrations © 2004 by Joke van Leeuwen, Amsterdam, Em. Querido's Kinderboeken Uitgeverij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境内独家出版发行。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 06-2017-79

出版发行 :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 版 人 : 张国际

地 址 :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 110003

发行部电话 : 024 - 23284265 23284261

总编室电话 : 024 - 23284269

E-mail : lnsecbs@163.com

http : //www.lnse.com

承 印 厂 : 沈阳新天地印刷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 薄文才

助理编辑 : 张 晔

责任校对 : 段胜雪

封面设计 : 琥珀视觉

版式设计 : 方舟文化

责任印制 : 吕国刚

幅面尺寸 : 145 mm × 210 mm

印 张 : 5.5 字数 : 101 千字

出版时间 :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315-7115-5

定 价 :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从特鲁斯和丽莎知道自己要做爸爸妈妈的时候起，他们便开始关注各类电视节目中那些穿着拖地长裙、帅气西装，享受着鲜花和掌声的人，因为这些人往往很有名气，有着响亮的名字。特鲁斯和丽莎这对年轻的爸爸妈妈，也想给他们的宝宝一个与众不同、响当当的名字。



但尴尬的是，特鲁斯和丽莎有时也不能完全理解这些拗口的名字。

“那个穿裙子的美女叫什么来着？”丽莎又一次不耐烦地问道，“叫什么来着？特鲁斯，你听见她叫什么了吗？”

“嗯……应该是听到了，”特鲁斯说，“但是我也不是

特别肯定。”

“赶快写下来！赶快！她叫什么？”

“伊利丝碧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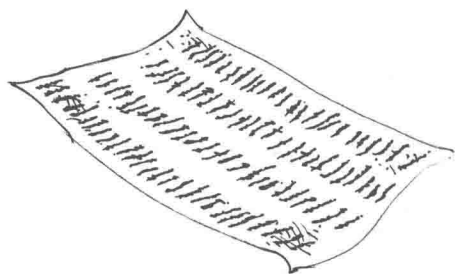
“什么？伊利丝碧斯？”

“是的，”特鲁斯说道，“但是我觉得伊利丝碧斯并不好听，这名字……听着像个小蚊子的……”

“那你也把它写下来吧，”丽莎说，“也许明天我们就喜欢上它了。”

就这样，他们总共收集了上百个名字，现在他们的任务是从中挑出两个——生了儿子用一个，生了女儿则用另外一个。

但问题来了：面对着上百个所谓特别的、响当当的名字，特鲁斯两人竟然无从下手了，甚至到丽莎真正诞下宝宝时，他们还没想好给自己的宝贝起什么名字……



依照法律规定，新生儿出生之后要进行登记。这样做的好处是——如果哪个孙子的孙子的孙子想知道自己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世上的，到户籍处一查便知。

特鲁斯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跑到市政厅的户籍处给自己的宝贝上户口。在办事窗口那儿，特鲁斯发现同来办事的人们都穿得普普通通，安稳地坐在等待区，但自己却是又紧张又兴奋，根本坐不下去——他从一扇门前走到另一扇门前，来回回，反反复复，直到他被叫到号。

柜台后面坐着的是个瘦小枯干的男人。

“您好！我来给新生儿登记。”特鲁斯说道。



“我当然知道！那些新生的小猫小狗当然用不着登记啦！来吧，把具体情况说一下。”那办事员说。

“是刚刚出生的婴儿。”特鲁斯一脸自豪地说道。

“这是肯定的，除非人们一生下来就长大了！哈哈！我是说，你家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哦……您是这意思啊！”沉浸在孩子降生的巨大喜悦中，特鲁斯已经有点儿晕头转向了，“是个小公主！都长出头发来了！这孩子一出生就满脑袋头发，是不是特别？等她长大了，一定有一头靓丽的秀发，就像人们在电视里看到的美女那样！”

“呃……老兄，我并不需要知道您家姑娘头发多少，”坐在柜台后面的男人阴沉沉地说道，他日复一日，从早到晚都在处理这些新生儿的事情，实在是没有多少耐心了，“您家小孩叫什么？”

哦！天哪！特鲁斯的思绪突然震了一下，我们……我们还不知道她叫什么呢！那写着上百个积攒下来的名字的纸单我没带在手边，我一个也记不起来了！

“呃……我能先往家里打个电话吗？”特鲁斯问道。

“兴奋得连自己孩子的名字都忘了吗？”办事员调侃道，“好吧，你打吧，但是尽量快点儿，好多人还在外面排队等着呢。”

特鲁斯掏出手机，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嘟……嘟……电话响了很长时间才有人接听，接电话的不是丽莎，而是家里请的月嫂。月嫂说，丽莎刚刚睡下，最好别吵醒她了，刚刚生产完，她太累了。

“你找找，家里是不是有一张写着上百个名字的纸？”特鲁斯问道。

“嗯……是的，找到了，在这儿呢，”月嫂说，“但是……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名字！这些名字都太复杂了！小孩子要想说这些名字都说不明白！人要是不先学习一下，都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小孩子肯定希望会写自己的名字，而你这些名字让孩子根本无从下笔！这会给她带来很多麻烦！作为一个称职的父亲，你应当为她带去幸福而不是麻烦！”

说完，月嫂就挂断了电话。

特鲁斯没等把电话从耳边拿开就迅速开始思考，究竟什么才能带来幸福，他想起了给自己带来幸福的全部——

妻子丽莎。

他刚出世的小女儿。

一大杯冰镇啤酒。

喝完再来一杯。

观看赛车，

然后大声喝彩：“吼！吼！”

丽莎却没有阻止他：“嘿，别那样喊了！”

当然，还有他的工作。

特鲁斯在一家拆迁公司工作。

“拆迁并不是单纯的搞破坏，”当别人问及特鲁斯的工作时，他总是这样说道，“实际上，我的工作是一门艺术。我们知道如何艺术地拆除一幢建筑物。从没有人在我们拆迁的时候被拆下的砖块击中，建筑垃圾也不会飞得到处都是。我们有时会用炸药将建筑物进行集中爆破，使之如一只巨兽猛然下跪，还有那慢慢消散的烟雾……这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美妙，仿佛是一部情节紧张的电影。拆迁是一件有益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总要为新生事物腾出地方来，不是吗？如果一切都保持原样，那么新生事物就失去了发展的空间。”

“您想起来了么？”柜台边的男子实在忍不住了，嘀咕道，“我现在就想知道，您的孩子究竟叫什么？”

特鲁斯看着他，说出了他此时心中所想。

这个名字，不是他和丽莎写下的上百个名字中的任何一个，但它或许能够传递幸福。

“迁迁，”特鲁斯脱口而出，“她叫迁迁·谢。”

特鲁斯穿着他那身最好的衣服回到家中。到家时，月嫂已经走了，丽莎躺在床上，揉着肚子。

“现在，我肚子里终于腾出空来啦，”丽莎说道，“我的内脏终于可以在肚子里‘尽情畅游’了。”

在丽莎的床旁，就是小女儿的摇篮。

特鲁斯松开领带，这条领带是他最漂亮的领带，上面装饰着漂亮的大楼图案。

“今天打扮得很帅嘛，”丽莎说道，“你看，这样多好！平时你总是脏兮兮的。这儿，这儿有个脏点儿。”丽莎揪住特鲁斯的夹克，往那个脏点儿上吐了点儿唾沫，蹭了蹭，但脏点儿没下去，也许它已经在衣服上很长时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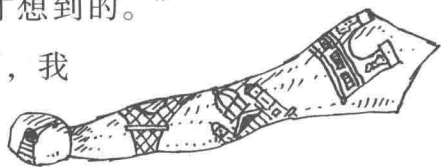
“你去哪儿了？”丽莎问特鲁斯。

“在市政厅来着。”特鲁斯回答道。

“去市政厅了？给我们的女儿登记了？但是我们俩还没给她起好名字呀！”

“哎呀！我可是绞尽脑汁才想到的。”

特鲁斯不假思索地说道，“对了，我们还没有给亲友们邮寄出生卡



呢，我现在就去投。”

“你已经告诉市政厅我们的孩子叫什么了？”

“是的……”

“叫什么？伊利丝碧斯？”

“不是的。”

特鲁斯坐在床边，他想把那个名字大声地说出来，让丽莎能够觉得：嗯，不错，这是个好名字，是个我们之前都没想到的好名字。

特鲁斯停顿了一会儿，静静地看着丽莎。

“迁迁，”特鲁斯说，“她叫迁迁。”

“什么？迁迁？！”

“是的，迁迁·谢。一个复式名字，听起来挺有意思的。然后，别人叫‘迁迁’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发音问题。这个名字会给她带来幸福。”

丽莎半天没说话。她忘记了揉自己的肚子，转而用双手抓着自己的头，就像拼命想要把自己头脑中的思绪捋清一样。

“迁迁……”丽莎又喃喃地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它就停留在丽莎的舌尖上，丽莎想品尝出这个名字的“味道”，然而，这味道却并不那么对丽莎的口味。

特鲁斯还想说点儿什么，但他一看见丽莎双手抓头、喃喃自语的样子，只得止住了话头。

丽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你怎么能这么干呢？”

“我当着人家的面，必须得说点儿什么呀！”特鲁斯说道。

“但是我们的宝宝本来应该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的！我们记下了上百个名人的名字！可这些名字里面，没有一个叫迁迁！”

“这……这没什么影响吧。名人总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没准儿将来就会有名人叫迁迁呢。也许……也许我们的宝宝自己就会成为名人呢！”

“你这思路整个都是错的……”

“为什么不行呢？谁说我们的迁迁未来就不能成为歌声曼妙的音乐家或可以双手抛接六个球的杂技大师呢？也许她也能在节日中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说出‘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欢迎你们的到来！’呢。”

说着说着，迁迁醒了，开始哭了起来。典型的没有眼泪的婴儿哭声。迁迁渴了，但是她还没学会说“渴”这个词。确切地说，这小家伙现在一个词也不会说，她还有成千上万的词汇要学呢。没有语言，人类就不能思考，但依旧会有感觉，比如感到“口渴”。

特鲁斯把迁迁抱起来递给了丽莎，迁迁闭着眼睛都能找

到妈妈身上喝奶的地方。

“你瞧瞧，”丽莎说，“照你的想法，她也可以叫小流氓了。”

特鲁斯还想给自己的小女儿做点儿什么，他给迁迁解开了小衬衣。

“我们还能改改那个名字吗？”丽莎问道。



“哎呀！”特鲁斯说道，“我们不经常看见那些广告嘛，广告上写着：亚历山大·弗雷德里克，我们的小甜心。所以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迁迁后面的名字叫什么？”

“谢。”

“这名字你又是怎么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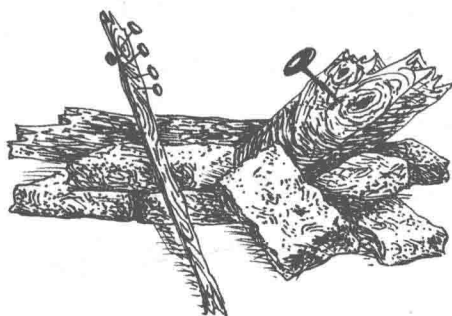
“它是这样来的，”特鲁斯说道，“我老板总是跟我们

强调，我们的工作不应当叫‘拆迁’，而应当叫拆卸。尽管两个提法意思都是一样的，但‘拆卸’听着总是要文雅点儿，也不那么脏兮兮的。拆……卸……对，别人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我总是会说自己是个拆卸工。然后，我就给我们的宝贝起名叫‘谢’了。”

“拆卸工？你是个拆卸工？可是，说了半天你不还是要像以前一样去拆房子吗？”

“是的，你说得没错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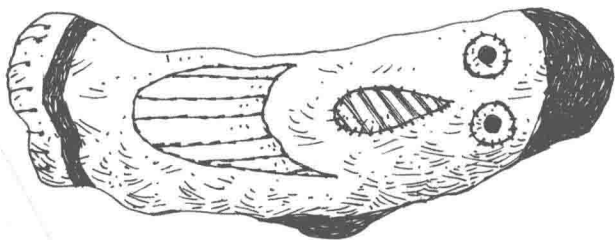
“真是谢天谢地，”丽莎说，“你做得真棒，我说的是拆迁，你做得真棒！”



拆迁的时候，特鲁斯总是能充分利用废旧物。有的时候，拆迁那些住着底层民众的棚户区，住宅里面常常遗落一些居民的日常用品——

比如一只破旧的小凳子、一本记述着凡人历史的无奇史书、一封没有写完的信，抑或是一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破袜子……特鲁斯面对这些东西，总是会请示老板，自己能不能把它们带回家，老板也总是会答应他的请求。带回家之后，特鲁斯会把这些东西如数交给丽莎——因为他们在地下室里开了一个二手商店，每周六是他们的开店日。为了让顾客能直接走到店里，特鲁斯和丽莎还修建了一架楼梯直通地下。

特鲁斯把小凳子整理得干干净净，抹上一层油漆，让它看起来不那么破旧；丽莎把破袜子洗干净，将它做成了有两只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的布娃娃；他们还将那封没有写完的信



放在了柜台里面。当顾客问起这封没写完的信有什么用时，丽莎就会说道：这封信实际上和纵横填字谜相差无几。更特别的是，做纵横填字谜的时候，人们必须得把字填到正确的位置上；而读这封信时，人们却可以任意发挥自己的想象。



还有一次，特鲁斯从一幢比较高档的房子里带回了一块厚木板，回家之后他把这块木板锯成了许多漂亮的木块，用这些木块，特鲁斯和他女儿迁迁一起搭了一座高塔。利用这座高塔，特鲁斯让迁迁明白了怎么能在拆塔的时候不让碎屑迸射。他对迁迁讲，在拆迁的时候，绝不能让建筑碎片砸到在马路上遛狗或散步的人身上——人必须学会换位思考，因为有一天你自己也会在马路上散步。

日复一日，迁迁学会了怎样专业地拆除一座小型塔。当女儿能够出色地完成一次拆迁时，特鲁斯总是会为她鼓掌，丽莎也会鼓掌，因为丽莎也从中获得了无穷的乐趣。

“我女儿天生就是这块料！”特鲁斯骄傲地说道。

然而，当迁迁八点的时候拆坏了闹钟，九点的时候又熟练地拆掉自行车，甚至摊在地上的零部件小到连一只蚂蚁都压不死的时候，特鲁斯收起了他鼓掌的双手。“那钟本来好好的，并没有碍到谁的事，”特鲁斯说道，“好好的自行车也不能说拆就拆。”

“我从来不拆自行车和钟表，”特鲁斯说，“我只对那些闲置无用或者碍事的建筑物动手脚。”

有一天，特鲁斯带回了两个和他一样满身尘土的大纸箱。那天他去拆了一座在主干道上的老剧院——从前面看那是一座夹在两栋房子中间的普通建筑物，而绕到后面，却发现这是一个带大厅的大建筑物，里面足足可以坐下 200 人。只是现在，这里却是人迹罕至，地板没人刷，尘土也没人打扫了。

特鲁斯把两个大纸箱整理干净，然后拿到了地下室——按照特鲁斯的想法，这两个大纸箱可以放在淋浴间里。

“那纸箱子里面的东西我能要一些吗？”迁迁问道。

“等一会儿吧，”丽莎说，“这箱子得放到店里。”

“那……我是不是什么都得不到了？”